晶報

電話二四二八號　社址上海望平街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郵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第三百二十一號

三英寸寬一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部[illegible]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皆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清理血分蕩除人身內藏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使凡疥瘡頭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患生於所忽　禍起於細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塞。終爲江河。古人已先我言之矣。香烟爲物雖微。每年外溢金錢。不下九千餘萬。我同胞不欲愛國則已。果欲愛國。不可以其微物忽之。

請吸真正國貨　大愛國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啓

招登廣告

凡欲營業發達。名聞中外者。其惟廣告乎。海上報紙而能爲社會人所歡迎者。惟晶報。[illegible]晶報廣告處啓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除冊。卷。扇。外。均折半取值。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號。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大世界發起聚樂會章程

[illegible]

重價徵求小說

書名　小說林　小說林社之

小說林　第一期至六十八期

聶格卡脫　初集第八至第十三集

馬丁休脫　第一至第三冊

二十年目覩怪現形　初集五集

九命奇冤　毒蛇圈　至

彼得警長　小說時報　四期　五期

書價以上現金或先函商　雖另一冊亦可先交發郵　半數貼郵

期限一月爲止

通訊處浙江湖州長安轉金一仙啓

君欲上海便安游宜穩乎

大行臺旅社　新改良減價會

專業英文夜校　男女兼收招生

本校創辦於[illegible]年一切學科注意實用採最新教書法授上課每晚七時至九時學費極廉限四年畢業可勝過讀他處學校七年膳宿校內亦[illegible]通便利有志向學者請速致函本埠法租界東自[illegible]路求是學校索閱章程（附郵一分）

求是商業英文夜學校　校長[illegible]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illegible]　電話[illegible]八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illegible][illegible]

西醫張世楷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illegible]

功效　[illegible]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illegible]

寄售處　[illegible]

改造麻面　功勝陷制

[illegible]

靈子術秘鑰

預約大洋一元二角

九月底截止十月中出書

君欲知宇宙之靈奧生物之究竟否君欲強身卻病[illegible]

男女生殖器病自療法

預約大洋八角

九月底截止十月中出版

[illegible]

十年癩頭　十日全愈

某大醫士發明。效驗如神。一試即愈。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illegible]胡開文筆墨莊。

普救臟腑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臟腑丹　定價[illegible]

總發行所　正威大藥房　上海五馬路[illegible]

[illegible]

聖柳花人　愛克燐

內服外用每瓶一元

此藥對於各種花柳病如五淋白濁下疳魚口橫痃便毒梅瘡等症既能療其已發尤善防其未然內外兼施功效卓著

高有[illegible]十滴水　中華目藥[illegible]均係家常必備之品每瓶售洋一角

總發行所　三西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新世界西首

患氣痛者注意

鄭廣福堂藥房

永泰棧煙行　上海河南路[illegible]號

美貌嬌容　少年化鬚散

[illegible]

兜安氏眼痛藥膏

每瓶洋四角　每打洋四元

此膏專治眼痛眼赤眼皮腫爛眼弦眼瞼瘡等效驗無比患者盍一試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主張不主張（丹翁）

某報上有個覺悟欄、七日的覺悟欄、有個錢玄同的通信、忽然牽涉到在下、少不得在下也要說上幾句、他大旨說凡人反對的意見、硬說是他贊成、不論這意見好否、都是汚衊、例如說章炳麟主張復辟和康有爲主張革命、是同樣的汚衊、又如說陳獨秀主張公妻和說晶報中的張丹斧主張文主張一夫一妻、也是同樣的汚衊、哈哈、袁寒雲我不管、但是要說在下主張一夫一妻是汚衊、難道說在下不主張一夫一妻、就不是汚衊嗎、試問錢玄同、在下還是表示過主張一夫多妻的呢、還是表示過主張多夫一妻的、還是像陳獨秀那樣被人評着主張什麼『從前也曾置之不理』過的呢、老實對錢玄同說罷、你說我有所主張、你固然是汚衊我、因爲我並無所主張、但是你要說我無所主張、你還是汚衊我、因爲我並未嘗無所主張、我主張的却正是個『不主張』、而且你說『不論意見好否』那句話、我覺得不妥、例如某甲說錢玄同是個好人、我獨說錢玄同是個壞人、而且偏說某甲說錢玄同是個壞人、那麼、這不但汚衊了錢玄同、簡直並汚衊了某甲了、若是某乙說錢玄同是個壞人、我獨說錢玄同是個好人、而且說某乙也說錢玄同是個好人、這樣也能說我汚衊你和汚衊某乙嗎、再如錢玄同竟對我大談孫中山的短處、一日中山問我道、我現在要簡任錢玄同做廣西省長、但聽人說、他背後駡我、不知是不是、如是的、本大總統非驚他不可、試問此時我怎樣作答、當然說、錢玄同極替你捧場、我說了這話、不但你有了命、●撈着一個省長、這也是汚衊嗎、我現在還要把話說回來、我所以主張不主張、實有兩層、一層是不必主張、二層是不敢主張、不必主張、是空言無補、實行辦不到、不敢主張、是恐怕我主張了甚麼、假使偏偏遇着個邈揣房之類、要干涉我、我倒又要大尋特了、與其留待將來鬧到的地步、何不預先就主張不主張呢、而且我一向事小、還累了許多人擔個汚衊我『主張甚麼』的名、甚至我反要出去和人打官司、反拿『不像從前置之不理』那些話、去和人交涉、豈不麻煩極了嗎、哈哈、現在如果有人說我不是『主張不主張』、那麼、姑且拿『汚衊』兩個字加一加在他頭上罷、其實還是個不成問題啊、

告以後出小租者（拈花）

上海租房子、往往另外要出一份小租、有了小租、房子就租得成、沒有小租、房子就租不成、但是小租的勢力雖大、可算是大了、但是小租就退處無權了、遇着了挖費、那小租就退處無權了、上海現在要租房子、最大的權威、就是挖費、出了幾千兩銀子的挖費、可以令許多貧民、頃刻間無家可歸、其實小租與挖費、都是一種不正當的、我瞧見最近一件案子、一家房東受了某交易所挖費銀三千兩、要逼你他那房客遷移、那房客說、我租房子的時候、出了六百塊錢的小租、租不到兩年、房租從五十兩、加到了八十兩、如今忽然要教我搬場、從前的小租我要退還纔是、但是房東請的律師、却辯論的好、他說上海現定教房客搬場、一月前關照、乃是通例、如今我們也是這樣辦法、並無不合、至於小租一節、一點沒有証據、所以請求堂上、還是教房客早點搬場、其實這都是給挖費說話罷了、可是以後出小租的人、倒要預備取還一個收條、免得以後打官司、律師又說你的小租、可沒有証據呢、

非僅一家（蝦臞）

久不作俳吟矣、苦無題目也、比又摭得數事、技癢遂以復發、嘴壽吾者、雖欲勉爲忠厚、而竟有所不能、一笑、

此是人間第幾流。酣歌恢舞未曾休。却欣冷眼旁觀說。富貴功名貉一邱。

院秘書長郭曉麓（則澐）近在東方飯店讌客、列座者、皆政界要人也、散時、郭命乘汽車、彼人黏尺許紙條、大書『一邱之貉』四字、郭爲主人、車行過後、見者咸爲拊掌、且有高呼曰『有道理』者、而車中人揚揚自若也、噫、誰謂吾國人無公好惡哉、

蝦蟆蟋蟀紛紛爭。成重從知命已輕。孤負親恩惟一哭。兒皇帝亦可憐生。

前清攝政王福晉、爲廢帝溥儀婚事、與瑾妃爭執、妃怒、痛斥福晉、至不能堪、歸而自戕以死、身後榮典、雖至優渥、然廢帝傀儡臨一奠、旋即退回宮掖、不令須臾留也、噫、母子之道、於是乎苦矣。

鴛鴦風詩古未删。幾家淫上幾桑間。尙書紅杏直須析。春色滿園渾不關。

粵西某巨閥、帷薄不謹、人盡知之、比乃發生七兩少奶問題、淫人墻晴稱異、其顛末、具見寒雲說夢所撰怨耦參商記中、不贅述、

傳聞梅福有仙鄉。樂奏房中第二章。兩美依應成好合。芝蘭一室共芬芳。

都中名伶梅蘭芳、苦其妻王氏不育、乃以其師某之媒介、娶女伶福芝芳爲簉室、舉行婚禮於蘇州胡同、爲最近伶界之一段佳話、

有情眷屬幾人家。亂點鴛鴦亦太差。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譁。

北京某慈善會開會、有人演說、盛稱熊氏爲中國第一慈善家、且曰、『願在座男賓悉爲熊大人、女賓悉爲熊太太、』時熊太太亦在座、聞而大怒、曰、『吾安能人盡夫之、即吾家大人、亦不許有此許多之太太也。』衆女賓亦怒、曰、『吾輩豈皆願爲熊家太太耶、』男賓好事者、又從而附和之、舉座大譁、演說者乃遁去、是亦一趣談也、詳見本報前期阿編君通信、

斥蕭恩（凌霄漢閣自北京寄）

昨讀晶報求幸福齋談蕭恩打扮一篇、加入『凌霄漢閣也說話了』一語、要將我拉入戰團、海鳴先生、且不必拉、我在晶報上好幾個月未說話、看了份義務、也該應酬一回了、

我先聲明、我上次在京報做的『漁家打扮』、是另抒我見、於雙方爭議之範圍、無甚關係、此次說話、亦與海鳴所說之方向不同、海鳴是向局中普遍說話、我則單找蕭恩這老頭兒說話、（指王又宸高慶奎所扮的蕭恩以下即簡書蕭恩兩字、）我找蕭恩說話的原故、因爲我實實爲其令愛桂英小姐、有點不平、

第一場打漁、可以假定承認、爲裝成漁家樣子、便利玩諸、有褰腿洒鞋之必要、第二場、並不打漁、似乎應該換換了罷、如不換、是自身之漁家打扮、尙未除去、而乃嚴厲以斥桂英、一則曰、怎麼吩咐、不要漁家打扮、再則曰、不遵父命、就爲不孝、假使桂英以其父之打扮、作一反詰、吾不知蕭老頭兒、將何辭以對也、

第三場、蕭恩受刑回家、桂英已將戎裝水褶完全卸去、（洒鞋則桂英本不用、）是可謂完全聽從父命矣、若蕭恩依然是漁家打扮之褰腿洒鞋、則我勸其先不要爲著丁府動氣、先自問有何面目、見他的桂英、正義嚴詞、不能自克、明於責人、暗於責己、蕭恩果如是者、四十大板打的不多、

此次之事、固由海鳴一封書而起、但海鳴人極和平故達、決非有意興波作浪、也兩如爲寒報、則其措詞當另有我酌、縱有爭議、亦不至如是之猛烈、奉勸執筆生殺大權之編輯先生們、以後凡人兩件、未經本人同意、且慢用漿糊、

請教伯蘇（小隱）

伯蘇給少卿的那封信、提到慶頂珠、這位下走於他所說的話、很有疑問、這位伯蘇、似乎很懂得陰陽平的伯蘇、既然自命高明的了不得、大概總該不吝教誨、所以下走在這裏虛心下氣的、把那懷疑的地方、寫在下面來請教請教、

（一）打魚要穿鞋殺家要穿靴、前次下走說的、是老譚成法、主張穿靴、少卿說的是漁家寫眞、主張穿鞋、各執一端、伯蘇要說打魚時穿鞋、這還是少卿的那句話、伯蘇又說、殺家時要換穿靴、請問這漁翁、既如少卿所云不須靴、這雙靴子、是打那裏來的、是不是蕭恩時常出去殺人、一向預備就有的呢、還是因爲到丁家去殺家、臨時現買的呢、說到戲的裝束、本不應如此穿鑿、但是一定要撇去戲字、專講情理、就不能不較眞、這要請教請教、

（二）蕭恩自己亦不願漁家打扮、少卿因爲蕭恩、不叫他女兒漁家打扮、能從反面、証出蕭恩是叫他女兒漁家打扮、伯蘇又從蕭恩說白中、証出他自己亦不願漁家打扮、一位聰明過人、下走誠愧莫能及、就是老譚唱了一輩子的慶頂珠、恐怕也沒有能夠到這地步、這眞佩服極了、但不知二位、是從蕭恩本人方面體貼出來的呢、還是從作小說書的心裏體貼出來的呢、這也要請教請教、倘作後水滸索隱、必定不能讓先生的紅樓索隱、專美於前、

（三）披衣不結扣、純爲的是和衣而臥一句、

致小隱書（求幸福齋主人自北京寄）

小隱先生！、你與我說話起來了、我本欲退出戰團、然不答復你的話、又恐怕你着惱、你問我兩件大事、第一、『我向來不以聽戲老譚格自詡、何年何月聽過譚戲、我沒有日記本子、那與交代得出、但是你聽譚戲的時候、也不見得就能說出何年何月何日何時、至於綁腿洒鞋、你說陳秀華後來之裝、說話靠不住、我也承認、如今又有疑始先生說出陳子芳的說話來作証、這位陳大爺、大概夠得上一個老字了、合你的胃口了、爲什麼陳子芳也說老譚洒鞋褰腿呢、第二、你要我同你出來看過譚戲的面子、這個倒好商量、我來替你登報傳名、於是我大筆寫道、

上海評劇老大家、論戲的老資格、獨小隱老先生、千眞萬眞、的的確確、看見過老譚穿抓地虎靴子唱慶頂珠、『老王道也、黃巴慨歎、這樣大等待者、總算我十分巴結、十分恭維了、但是你還不會罵人的人、千萬別要再說我貧嘴、我勸你是筆、并沒勸嘴、這個倒要講清楚些、

□更正　第三百十九號『羽爪吟』末首、敷粉遙知迎雪意、雪字誤植雲字

神州潑克出版預告

本報出版以來。銷路日見發達。現又組織五彩畫報定名神州潑克。自行出版。以副愛閱諸君之盛意。再本報仍循舊例。每逢陽曆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三十等日發行。以符（晶）字三日一出之原意。閱者注意。晶報館啓

□疑始先生之古泉盛會、聞之神王、泉寶分十二期刊完、將來擬用佳紙精印成書、約有乙百部 [illegible] 所有泉史、已出版否、乞即示、再想代覓 [illegible] 自五日記、乞于某期起至終止之期止、全份、値價若干、請示知奉、該一全份、見晶報披露。不勝榮幸、再乞代購趣報、自一號起至今止一全份、于頌撰福、（寒雲）

□致張丹斧　慶頂珠一齣、已告結束、足下雖善挑撥、而言與不言、權在我也、我未落井、何敢下石、盛情亦不敢領、（小隱）

慶克司光錄（第二集）（李涵秋著）（四三〇）

第一回　冒風雪戰士夜歸家　賞秋花美人春中酒

梅貴點頭笑道、這原見少爺的熱心、不爲事體上、却不能這樣草率、限我三日、再來替少爺過去罷、……他們正在那裏談話、張大嫂却站在梅貴背後、不住的抿嘴兒笑、拿手指着梅貴、又指我自己、又向空虛指了指、又拍了拍自家的口、他雖在這搭兒打這啞謎、作者也猜不出他是甚麼用意、讀書諸君、都是聰明的、或者能將這啞謎兒猜着、若肯明白寫出來、報告我們大雄、大雄一定請寒雲公子寫一幅龍蛇飛舞的屏幅、做一個贈彩、（大雄說、這個啞謎、就照涵秋的吩咐、請有官猜一猜、若有猜着的、小子一定代求此寒雲公子的墨寶答謝、但是却不能說定是屏幅、）哈哈、閒話太多了、言歸正傳、且說露蘭姑奈、只得重重拜托了梅老伯一番、然後歡天喜地的變得出門、第一便攝了他的貴府、將這允許去當體操教員的話、稟明了他老父、好表白自己是無違父命、算得頂刮刮一個孝子、賀訪自然是快樂不過、又勸勉着他要服勉從公、實心任事、城裏是繁華所在、不比鄉村中冷落、凡事要循規蹈矩、『不可放蕩、名譽是第二生命、名譽一壞、不能爲人、便不能爲子、露蘭聽了、好生討厭、臉上却不露出、轉唯唯的答應了幾句、疾轉身子、重行向袁大昌那條路上行去、因爲心裏有這梅家的大小姐、却不願意再跑去和翠蘋糾纏、徑自到廟裏尋那雪樵大和尙談天去了、果然沒有隔了幾天、梅貴替他將這館事談妥、梅太太體貼賀郎爺家裏貧寒、轉預先支付了給元、算做贄敬、交給梅貴送得過來、這些腦子的梅貴、他却不知道輕重、老實將這款子、遞給范氏收着、然後才跑來和露蘭交涉、約定在後日到館、露蘭雖然答應、然而想起那白花花十塊洋錢、白給老兩口子半路截去、幾乎將腦門氣得脹破、不由分說、趕入家裏便和阿媽提起談判、硬逼着他拿出來交給自己、

大世界四律簡（林屋）

粉菊花、習刀馬旦、兼花旦、武旦、扮相艷美、武工矯健、雖雜外江之派、實爲上海之魁、且其蹺捐杆、翻掾案、跳高竄遠、斜挂倒垂、有矯若遊龍、翩若驚鴻之概、譽之者推爲粉艷親王、碧雲先生、於論劇少所稱許、亦賞粉婉、且題詩褒之、其聲價可知矣、陳菩甫、習鬚生、兼老旦、聲音淸脆、韻味悠長、或學鴻劉聲、或學汪笑儂、雖根本不無訾議、然南北坤伶中、無其匹也、瀟湘雲、習花旦、扮相艷麗、做派活潑、腰工蹻法、皆能嫻熟、唱腔白口、亦頗淸穩、飲是聰明女子、且年僅二八、苟不染習氣、放縱身體者、聲譽當不止此也、淸涵雲、習靑衣、有幽嫻靜雅之氣、嗓音雖弱、韻調頗圓、習花旦、有嬌羞靦靦之態、白口略低、字音尙含、自是坤伶美才、賞之者亦頗不少、顧劇場酬資頗微、此碧雲所爲代抱不平也、

怨耦參商記（四）（說夢報告）（寒雲修辭）

斯時A A已得王某被毆及書寫服辯之訊、心痛欲裂、立遣人召流氓汽車夫數十人、馳往救護、抵門、以人衆爲閘者所拒、正爭論間、五奩恰拾級下梯、瞥見門外多人當門、慮有變故、即將王之服辯授汽車夫、藏於皮靴統內、及出門、果爲警所阻、幸有拆白黨首領陳某、素識某五、力爲排解、始得登汽車、而欲開行、而王某亦奔出、見有未行、忍痛躍上汽車踏版、哀呼五少爺、乞還服辯、五不答、脫皮底鞋、擊其手、手痛而脫、車疾行、王某亦仆於地、捉奸一劇之正幕終矣、

王索服辯不得、乃懸賞千金、謂苟能自五處攫筆據者、立與勿吝、張辟亭則劉王捕房、控某五率衆行兇、王以時晏、且創深痛劇、擬歸後再決辦法、不慮事爲乃父所聞、歸即大受申斥、且謂爾雖受傷、實自作之孽、媳婦尙有服辯在某五許、若人豈易相與、恐不待爾去捕房控告、彼早延律師向公堂起訴矣、爾苟知機、當速離滬、不獨自保、且全乃父聲譽、否則予亦不能容此孽子也、王聞而大懼、數日後聞已遁跡錫臬去矣、

中日藏泉家盛會（疑始自北京寄）

十月廿九號、司法總長董授經在西磚胡同宅中開古泉大會、邀日本法學士奥平昌洪（奥平笠南）及京中藏泉家寶熙、陶珠坡、方藥雨、范北呂諸人、各出所藏古泉、比較玩賞、奥平並演說日本嗜泉沿革、繼以夜宴、至十二時、始盡歡而散、一時傳爲美談、奥平爲大阪律師、近以參與國際律師協會來京、藏泉甚夥、自中國日本朝鮮安南以逮古巴絕、突厥、吐蕃、准噶爾諸國之泉、無不具備、搜來之泉、頗有精品、尤以常蓄藏十餘年之力、裏其三十餘年所蒐集之品、及博考旁究所得、著東亞泉史十八卷、日人稱之曰古泉學泰斗、據彼告人云、是日所見諸泉中、以陶氏所藏長和食寶、眞書當十大錢通行泉貨孝己所藏壓運通寶、越與重寶、爲最名貴、蓋皆爲彼前所未觀、擬棧諸東亞泉史云、晝雲所藏書泉簡、未知彼嘗見之否、不佞甥友遞及此會、深惜方地山、宦古愚、袁寒雲、張丹斧諸公未及躬與其盛、以此諸公蓄泉之富、與考辨之精、若各攜其所藏、與奥平相見、必更有使奥平驚歎賓服者、而彼十八卷之東亞錢史、亦未始無足以裨助諸公之處、方宜袁張諸公聞之、當亦爲之心動乎、

鏡裏湖山祇覺好。日光可惜看顛倒。中華國產破何曾。全使諸公心要小。（君博）

久記社改組之所聞（省記）

上海久記社改組、並徵求會員、分爲二十隊、以中華二十二省爲隊名、悉已承定各隊長、記其芳名如下、

譚宗棠、（江蘇）汪成美、（浙江）洪世昌、（安徽）李琴東、（江西）陶有成、（湖北）朱松年、（湖南）顧錫五、（四川）許樹屏、（雲南）王松聲、（貴州）孫潤生、（福建）姚光潤、（廣東）冠康伯、（廣西）楊鍾甫、（山東）李魚臣、（山西）郎濟藩、（陝西）羅鐵臣、（河南）何家鏞、（直隸）竜帙華、（奉天）呂守白、（吉林）顧舜臣、（新疆）余祥銘、（甘肅）鄭介誠、（黑龍江）徵求時限、以一月爲期、開放組後、除原有三門、舞供雅興、將來當可推爲海上遊藝外、擬添（技擊）（絲竹）（博奕）第一完美之俱樂部也、

捉羊（續）（春聲生）

現在求幸福齋主人、已經聲明退出戰團、但是他以『死無對証』四字爲了司、那、還不能承認、何以故呢、老譚雖死、與他配戲的王瑤卿、王瑤卿都未死、再說北京一般老看戲的、有許多未死的、再往下說、戲園老看門的、也有許多未死的、怎麼說是死無對証呢、

這幾天、疑始君述英秀慶頂珠的裝束、也說是穿洒鞋打褰腿、而且疑始君自述、庚子以後、常看老譚的戲、又說出陳子芳等好此對証來、但是我不知疑始君、所看英秀的戲、是那個英秀、我記得北京有個老票友英傑甫、他的大諱、亦叫英秀、無奈這位英秀、雖唱老生、學的是孫一塘、（老鄉親別號）此公並不會唱慶頂珠、要說疑始君所聽英秀、是英秀堂的譚老爾、我今天下一句簡單斷語、疑始君要說老譚唱慶頂珠、穿洒鞋褰腿、你老先生、更多聽過老譚的慶頂珠、要一定說到過老譚的戲、便不能以一言而決的、要說有陳子芳諸人說話可証、殊不知北京的老票友、對人不說實話、比內行的惡習尤深、他們對於口音不對的外省人、不但不說實話、而且慣會『捉羊』、什麼叫捉羊呢、就是有人跟他學戲、只知道要眞錢、『不發眞話』、『不教眞本領』、這是他們唯一的妙訣、『捉羊手段』、對北京人不易、對外省人最易、民國以來、在北京學戲的外省人甚多、有個教戲的陳福勝、就是以捉羊發的財、（上海的張某、也吃這家飯）

疑始先生、看他們的話當金科玉律、難免要任其捉之列了、（完）

一年有半（七五）（天笑戲述）

秋萍道、還有個笑話、可以告訴你、從前我做一個張二少、他的吸香煙最考究了、不但香烟考究、連那關於吸香烟各種器具、也都很考究、一隻眞蜜蠟的咬嘴、有五寸多長、一點沒有斑點、香烟盒子是金的、上面還刻着名字、洋火也是外國品、用手一撳、就發火的、他就是打一個茶園、自己也帶着香煙來的、從前堂子裏請客人吸的香煙、還沒有現在的考究、至多是錫包、前門牌、他一到便滑着這香煙是吸不來的、所以我們也照常他帶少帶去的香煙、也預備好了、有一天、他不知那一家堂子裏打牌、人家的香烟他不吸、特地到自己家裏取了香煙來、他叫了一個堂差、名字喚做娟娟、是個淘氣的小孩子、他就低低的同我說道、阿姐、你瞧我把張二少的香烟換下來、他使頑手吸了一支三砲台、假做存憐他的牌、把他蜜蠟咬嘴上的香烟、換下來遞給我、就把那三砲台換上去、那張二少也不知道已經換了香烟、却只是儘力的呼、娟娟這小孩子、向着我掩口而笑、笑得張二少詫異起來、說你們笑什麼、娟娟說沒有什麼、停了會兒、『張二少差不多一支香烟將吸完了、便問道、張二少、我昨一支三砲台你吸罷、張二少說、誰吸這個烟呢、娟娟却只是格格的笑、後來張二少有些覺察了、纔說不對、這香烟被你掉了包咧、娟娟說、你一定要吸自家香烟、怎麼吸了大半支三砲了、還沒有覺得呢、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